春秋大全

卅二
卅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79）	
函號	別 3	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二

淺草文庫

昭公四

辛巳　景王二十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　晉頃六　齊景二十八　衛靈十五　蔡悼二　鄭定十　曹悼四　陳惠十　杞平十六　宋元十二　秦哀十七　楚平九　吳僚七

春。齊景侯伐莒

左傳　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高氏曰　齊景矜而自功如此安能及遠哉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平

〔左傳〕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寕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惟命人有言曰唯乱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乱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巳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巳巳宋華亥向寕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穀梁傳曰〕自宋南里者專也

華向誘殺群公子又刼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呉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誅之於内諸侯宜恊心必救

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急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吾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絶而亢不衷奬亂人之悪自見矣〔陳氏曰〕齊慶封衛公孟彄再奔皆不書必嘗入叛也而後書晉欒盈鄭良霄猶及殺之矣書奔識佚賊也書奔猶可也書歸若晉趙鞅甚矣〔家氏曰〕晉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為之弭兵使楚得以竊覇權號召天下今宋大夫為乱於内楚乃從而羽翼之利人之難而欲伐取其國謂楚非夷不可也先書叛繼書奔楚罪楚之納叛臣也

大蒐于昌間 間〔公〕作姦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穀梁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陳氏曰〕昌間魯地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汪氏曰〕八年秋蒐于紅十二年夏大蒐于比蒲或以非其地〔汪氏曰〕紅比蒲昌間皆非蒐田之常所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劉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公不與非礼也蓋不得與爾三綱軍政之本茅堂〔胡氏曰〕三綱軍政之本春秋寓軍政於三綱以辨上下定民志孔子曰我戰則克於春秋見之矣兵家上策先自治凡居於天地之間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礼義有所措此戡乱除殘百戰百勝之幾也

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礼記〕仲尼燕居田獵有礼故戎事閑也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

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臨于洛陽臨力鴆反衆哭曰臨祖而伐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見前漢書高祖二年本紀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六都〔汪氏曰〕南蒯侯犯公山不狃執國命〔汪氏曰〕陽虎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襄陵許氏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也今比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盛強公失其政兵戎是講而礼防不興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廢類蕃殖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

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悪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悪王子朝之言以為乱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断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帰告王且曰鷄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儀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群王子于單氏

〔附録〕〔左傳〕晋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呉畧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帰使涉佗守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如京師止此〔高氏曰〕天子崩天下諸侯九夷八蠻莫不奔其喪故七月而葬者書天下臣子之心雖遠近得會其葬也今天下王崩諸侯無一奔喪者昭公但使叔鞅往會之又以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大夫之礼也

王室亂

〔左傳〕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楊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帰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群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公羊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穀梁傳〕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廸惟有夏乃有室大競〔蔡氏曰〕古之人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其作鴟鴞詩以遺

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朱子曰〕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室鳥自名其巢也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庭户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内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茅堂胡氏曰〕易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書王室乱譏景王任情溺愛不明庶嫡之分以致争乱失正家之道也不曰京師乱者京師衆大之稱〔呂氏曰〕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乱之耳〔劉氏曰〕言王室乱乱自内作者也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禮記〕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為禮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

則以達鄭為權故季札辭國賤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高氏曰〕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王猛子朝之事自足見王室之乱聖人乃於此不隱其辭何哉前此者王室衰微猶未至於乱也故聖人每扶而尊之言王室則曰天王不稱於呉楚而周則曰京師不言下同於列國也王敗於鄭曰蔡衛陳人從王伐鄭以諸侯不可敵王王故明君臣之大義也王與戎戰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以夷狄不可抗王故以自敗為文也以至襄王出奔而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王臣雖微者亦序諸侯之上則所以嚴其名分者至矣故凢王室可譏可貶者皆迂就其辭而為之隱避今景王不能正其家而致諸子

之爭立於是劉單立猛尹氏立朝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為甚故特書之子頹子帶之亂不書景王之亂乃自取之是王室自亂有甚於惠襄也〔陳氏曰〕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鄭虢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塟矣子朝欲簒悼王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説於佚賊則天下無人紀矣〔汪氏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普天之下天子皆可居之然一家之四自門而堂自堂而室室者所常居之所也故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天王居于狄泉言天子之所當居也書天王出居于鄭言居于所不當居也書王室亂則著其禍起於所常居之地也惠襄之世不書王室亂者頹帶之亂周有君天下有王未足以言亂也景王崩王猛未能定其位子朝爭國故特書王室亂○〔劉氏曰〕公羊云言不及外也非也謂王室亂者嫡庶並並爭亂在宗室者也本不得言京師亂成周亂王城亂耳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傳〕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公羊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范氏曰〕不以者本非所得制令得以之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蚠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孫氏曰〕言劉單以王猛者猛位未定進退在二子〔安定胡氏曰〕奉王正也以王非正臣不宜以君也〔劉氏曰〕大不以乎小貴不以乎賤君頣可以乎臣哉夫臣者治煩去惑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挾君之勢而以崇黨者也今劉單之為天子臣也君昏則不諫國危則不憂禍已成矣然後挾天于以令諸侯此則姦雄之所以冀非望者也上下姧逆是謂之以王猛居于皇也大夫之以大夫有君

命存馬劉单以王猛則專之爾〔陳氏曰〕凡以非順辟也以嬖公鄭伯晉侯不書以則非予二子也非予二子是單旗劉蚠以大夫專廢置君也以大夫專廢置君則易為無耴前言王室乱後言二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則二子有不得已馬者而非其罪也是故殺子朝於楚倍翩卒子朝之徒以作乱敬王嘗處于姑循逾年克之子朝不書殺天王不書出是予單劉以復辟之義也

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

〔汪氏曰〕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立子朝单劉以王子猛次正故立之王子匄猛母弟〔史記〕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國人立長子猛子朝攻殺猛晉人攻朝立匄是為敬王〔孔氏曰〕杜說猛為次正盖太子壽之母弟或穆后姪娣之子〔汪氏曰〕傳注皆不明言王猛為太子壽之母弟然春秋於猛直稱王而不書立於朝則書立而稱王子於匄則直稱天王則猛匄與朝嫡庶之分明矣故文定謂猛匄皆太子母弟而安定先生則曰太子匄母弟者王猛是也敬王又猛弟也吳因沈文伯亦云以意推之太子子猛敬王皆后所生子猛適子之長子朝庶子之長猛當立而朝不當立也

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攝群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

〔季氏瑾曰〕景王立子而不能定罷不正而不能辨賊宗社之本啓禍乱之原莫此為大然則王室之乱非子朝之乱景王自乱之也

易曰王居无咎

渙九五象〔程子曰〕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

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

〔襄陵許氏曰〕易曰王居无咎曰居于皇者春秋所正也其稱王猛未即位也顧命康王當喪書王而悼王以名繫之者書志事春秋書法也○〔劉氏曰〕穀梁云王猛嫌也非也若王猛嫌豈得云居

乎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左傳】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於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肹伐皇大敗獲鄩肹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高氏曰王城天子都而子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陳氏曰】武氏子毛伯不稱使則王在喪雖踰年猶未稱王也此爭立也其遂稱王成年猛之為王也猛宜立者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茅堂胡氏曰】王猛在喪不稱子而稱王明正也書名者別子朝也居于皇入于王城而書猛別嫌也【劉氏曰】王猛乃王矣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王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冠王於子又與他王子相乱也故稱王繫猛【張氏曰】以經書魯之法推之天王之喪未葬當稱王子某既葬當稱王子逾年稱王今王猛當稱王子者也適當子朝爭立之際猛雖正而位未定不可以不名故書王猛焉以別嫌而明其正也

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安定胡氏曰】王不當稱非王無以定尊位猛不當顯非猛無以明嗣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

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為後世之深戒也

〔張氏曰〕劉單輔猛苟能如諸葛亮輔後主則必不如是書矣〔陳氏曰〕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汪氏曰〕劉單當艱難之秋任託孤之寄擁悼立敬其功亦不細矣劉原父及文定公所以責二子者蓋猶霍光驂乘之戒罪其太專無人臣之礼耳〔茅堂胡氏曰〕入者難詞也〇〔劉氏曰〕公羊云其言入何篡辭也若以入為篡下有天王入于成周亦可謂篡乎穀梁云入者内弗受也亦非也必以入為内弗受則天王入于成周亦弗受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穀梁傳〕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杜氏曰〕未即位故不言崩周人諡曰悼王〔茅堂胡氏曰〕未踰年不崩不塟卒而加于者正名也〔孫氏曰〕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群王子也不崩不塟降成君也〔安定胡氏曰〕生則書王明實爲諱死乃稱子正未踰年未成天子之至尊〔臨川吳氏〕曰子上加王字者表其爲天王未踰年之子以別於諸侯未踰年之子也〔劉氏曰〕未踰年則以王繫名通謂之小子王生名之死亦名之明尊未成也前書王猛是生名之也此書王子猛是死亦名之也〔王氏曰〕其稱卒雖與王子虎同然書居于皇入于王城則見其正而當立矣〔陳氏曰〕未逾年之君雖有諡猶不列於廟次是故衛侯申雖諡曰戴公猛雖諡曰悼王均之為不成君也王猛矣則稱王子猛何於其卒從其恒稱爾春秋之誼苟廢立也凡以亂名實則不可弗辨苟非廢立也無亂於名實則弗辨也是故成之爲君則稱王猛于其卒也從其恒稱爲王子猛不成之爲君則稱鄭忽于其歸也從其恒稱爲世子忽義不在焉則不沒其實而已矣〇〔劉氏曰〕公羊謂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非也向言王猛者以文不可繫子今言王子者死當以子禮治之言卒者未踰年之君猶子亦子般皆言卒也言卒則可言甍則不可不必未踰年之諸

侯則稱卒未踰年之王則當稱薨也穀梁云其曰卒失嫌也亦非也謂之小子王卒固當告于諸侯猛未踰年不可言崩又不可言薨是以通言卒耳何嫌之失[廬陵李氏曰]公穀皆以子猛為簒故卒義不可從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壬]敬王[午]元年

二十有三年

[晉]頃七[齊]景二十九[衛]靈十六[蔡]悼三卒[鄭]定十一[曹]悼五[陳]惠十一[杞]平十七[宋]元十三[秦]哀十八[楚]平十[吳]僚八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汪氏曰]叔弓之子輙之弟也子詣嗣爲大夫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傳]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成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豊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

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髙氏曰晉雖以取邾師爲罪而執行人其實則爲士鞅來聘以魯爲卑巳故也胡氏曰晉聽邾人之愬而執叔孫使與邾大夫坐婼以周禮爭之乃不果坐又欲以叔孫與邾人婼去衆與兵而朝示必死之乃不果與又郤范獻子而拘申豈書執我行人則不以其罪也稱晉人則非伯討也家氏曰叔孫豹會于虢舌人訴取鄆將戮之樂王鮒求貨於叔孫使請帶焉豹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卒弗與賄婼豹之子也今爲晉所執范鞅求貨亦弗與父子所守如此亦可嘉矣魯有賢大夫如此而昭公不與共圖國事坐視孫臣之脅制以至於亡悲夫

○晉人圍郊

左傳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公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係于周不與伐天子也杜氏曰討子朝也郊周邑

按左氏晉籍談荀躒郎狄反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知陵反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髙氏曰郊王畿之邑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孟土無二王所以別異於諸侯也春秋諸侯更相侵伐未嘗敢及于周其心實無王而不敢犯王室者懼天下諸侯執言而攻巳也此圍郊者子朝在焉故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徵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徵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手又反省視器具徐遺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音現矣茅堂胡氏曰按傳乃助天王攻子朝也然不書救王又無他褒異之辭與伐天子何別故公羊直以爲伐天子也意者王室危乱之甚晉爲方伯不躬率諸侯以赴其急伸臣子之義徒以徵者師偏師薄爲之援乱不早定戢此之由故不足美也薛氏曰著晉人之不急勤王也東萊呂氏曰當是時王必自以爲無假於晉師故使之問而晉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

因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汪氏曰】明年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然後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是時雖遣師圍郊尚未察於嫡庶是非之辨是以助敬王之不力也○【趙氏曰】公羊云不與伐天子也此實非伐天子也若實伐周豈爲其掩悪哉【廬陵李氏曰】公羊注以郊爲天子間田有大夫主之春秋不與伐天子故不係于周此不知事實者也【陳氏曰】向者子帯之亂晉文嘗圖溫矣不書以其討亂也今敬王即位踰年而後圖郊則討亂非晉志也是故貶人之此說極是但圖溫不見經亦未知果與之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茅堂胡氏曰】失德不塟昔蔡侯東國是也王父殺父見用又奔之失德也【高氏曰】因朝于楚而卒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傳】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左氏曰庚輿虐而好呼報反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之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杜氏曰】庚輿著丘公之弟郊公著丘公子十四年奔齊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悪烏故反之也【高氏曰】庚輿不正而立又不安其國而出奔與鄭突同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家氏曰】郊公在喪不慼亂臣持以爲過而逐之不能君而可微者也微之爲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穀〕作甫　髡苦門反　逞〔公〕作楹〔穀〕作盈　齧五結反）

〔左傳〕吳人伐周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乘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

楚未陳也〔公羊傳〕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穀梁傳〕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者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爲不書楚令尹既喪（息浪反）楚師已熸（子僭反〔杜氏曰〕火滅爲熸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劉氏曰〕疑楚本與諸侯同救州來既而令尹卒楚軍留而諸侯之師先至吳以詭計勝之楚師實未與吳相接故經不書曰楚也〔汪氏曰〕左傳記令恭卒楚師熸吳光設詐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既敗又縱其囚使奔許與蔡頓而許蔡頓之師亦奔六國敗奔之後然後楚師大奔則楚師未嘗與吳師于相接明矣〔高氏曰〕此見吳之強而楚人益弱夫頓胡沈蔡陳許皆楚與國也吳伐州來楚人帥六國

之師以救之於是吳人擊之盡敗其師於雞父也諸侯之師曷爲略而不
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
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
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
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
能以禮自守後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
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君曰非有能滅
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
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
臣也〔程氏曰〕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〻得也君死
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
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
也吳獲陳夏齧死也〔啖氏曰〕凡戰而死者君曰滅言與國同也生禽曰獲大
夫生死皆曰獲諸侯滅則書名以其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
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
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
熄矣〔孫氏曰〕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畧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畧而不序者皆
夷狄之也賤其舍中國而與夷狄故皆夷狄之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
滅爲文也〔陳氏曰〕夷狄交相敗不書必敗中國而後書吳敗六國自入春秋未之有也是故吳子貶
稱國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朝如字

〔左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

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公羊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穀梁傳】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不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茅堂胡氏曰】春秋與敬王者以其爲王猛之母弟得繼正統也稱天王者既葬已踰年矣春秋之法未葬未踰年則不稱王已葬而未踰年亦不稱王已踰年而未葬亦不稱王既葬又踰年則稱王【高氏曰】敬王始立而遷稱天王者景王崩已踰年矣不可曠年無王故稱之曰明正也著天下已有王而子朝不可以乱之也【陳氏曰】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薛氏曰】狄泉不書出在王畿之內也

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杜氏曰】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劉氏曰】衛人立晉衆人所欲立也不曰公子君位定矣尹氏立王子朝獨尹氏所欲立也已階位號猶稱王子言莫之君也【孫氏曰】嗣子有常位不言立立者簒辭【高氏曰】衛人立晉衆人同欲立猶且不可今尹氏一己之私而立之以乱周室罪尹氏也尹氏即尹子此稱氏者著其世執國柄也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爲後戒也或曰稱氏者特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爲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

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各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猶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陸氏曰】大夫稱氏者皆譏世卿也言氏則世卿之意可見矣時世卿既多不可勝譏因尹氏私赴不以名武氏以子代父尹氏立王子朝奔楚皆以世卿乱王室故從而書之譏此数者足以見世卿之悪也【陳氏曰】書居黜子朝也言尹氏獨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也【盧陵李氏曰】衛晉之立書衛人衆立之詞也子朝之立書尹氏簒立之詞也書衛人而復書公子則嫌於當立書尹氏而不書王子則嫌於外姓此春秋之精意也○【劉氏曰】公羊意謂未三年不當言天王非也王者雖諒闇三年然踰年之後臣子可以天王稱之矣毛伯求金不稱天王明命自上下不合稱之也天王居于狄泉臣子稱之理自得稱天王也穀梁云朝之不名別嫌乎尹氏之朝也亦非也春秋豈嫌於尹氏之朝哉【茅堂胡氏曰】穀梁曰朝之不名別嫌乎尹氏之朝也釋者謂據衛人立晉不稱公子切恐未然衛人既討弑君之賊國無君矣衆奉晉而立之疑其可也不去其公子則無以明其不當立子朝則異乎是既書王居于狄泉又書尹氏立之則其爲簒可知矣固不待去其王子而後明也書王子乃所以見景王寵庶間嫡之失爾

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杜氏曰】經書地震曾地也南宮極爲屋所壓而死周地亦震也【汪氏曰】王城地震而有子朝之奔曾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附録】

【左傳】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寳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拜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于薳澨

河下公穀又有公字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

【左傳】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耻也【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昭公两朝於晉而一見止【汪氏曰】五年晉欲止公不果十五年晉人止公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汪氏曰】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今此書有疾乃復殺耻也【汪氏曰】殺猶滅也【何氏曰】因有疾以殺畏晉之耻【楊士勛曰】公之如晉四不得入假言有疾實由季孫之不入今實有疾別於無疾而反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脩两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耻矣有耻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爲善爲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内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耻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汪氏曰】是時叔孫婼拘囚於晉未有赦命昭公是行本以請婼而中權晉之不見納故托疾而返春秋因其託疾而書之以免其不得至晉之耻也人臣將命以修聘雖有疾亦不當復不可墜君命也人君修鄰國之好有疾則不可復既有疾則不得成礼故也

【附録】【左傳】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内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己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

監手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成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癸][未]敬王二年

二十有四年

[晉]頃八[齊]景三十[衛]靈十七[蔡]昭公申元年[鄭]定十二[曹]悼六[陳]惠十二[杞]平十八卒[宋]元十四[秦]哀十九[楚]平十一[吳]僚九

春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與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

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貜俱縛反

[汪氏曰]孟僖子也子何忌嗣爲大夫是爲懿子

[公][穀]無叔孫字

○叔孫舍至自晉

[左傳]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

大夫執而致則名[汪氏曰]據十四年意如至自晉不書氏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爲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事見二十五年[左傳]其事可見矣及意如

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柰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爲後世勸也

[劉氏曰]婼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故因其可褒而襃之三傳皆不言公羊獨有此似聖人本意所謂辭繫而不殺無者也[廬陵李氏曰]此條胡氏獨取公羊而公羊又無傳者以爲意如有罪胡氏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其說似是意如有罪故去其氏蓋用劉氏因其可褒而襃之之意其說似是胡氏蓋用臨江

[附錄][左傳]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附錄][左傳]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作鬱

[附錄][左傳]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冬吳滅巢

〔左傳〕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師幾乎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劉氏曰〕書曰巢伯來朝巢爲諸侯審矣〔王氏曰〕巢吳楚間小國楚取之以為附庸〔汪氏曰〕文十三年楚人圍巢則巢猶自爲國至襄二十五年吳伐楚門于巢則巢服爲於楚矣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爲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汪氏曰〕如曹取濟西齊取汶陽鄆讙龜陰皆不書明此爲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爲首〔家氏曰〕吳之滅巢能復諸樊門矢之仇故録之也

葬杞平公

〔甲申〕敬王三年

二十有五年

〔晉〕頃九〔齊〕景三十一〔衛〕靈十八〔蔡〕昭二〔鄭〕定十三〔曹〕悼七〔陳〕惠十三〔杞〕悼公成元年〔宋〕元十五卒〔秦〕哀二十〔楚〕平十二〔吳〕僚十

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成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

宗是賊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汪氏曰〕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玆之如牟嬰齊之如莒皆因聘而娶託公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逆其妻也今意如遺公室之正卿爲巳逆婦專恣甚矣昔也討私邑使公室之卿圍之今也娶巳妻使公室之卿逆之則名雖爲臣而實行魯君之事尚何待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哉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 詣五計反〔公穀〕作倪音詣後同大心〔公〕作世心後同

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音甫

〔左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声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釆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

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軼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其不祥大焉【張氏曰】黃父即黑壤晉地

按左氏鄭子大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耻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蚠之憂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與南宮嚚其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廢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汪氏曰】幽王愛伯服立爲太子而黜宜臼晉獻公寵奚齊卓子而殺申生然則黃父之會主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脩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爲之事爲臣子者亦受而不辭【汪氏曰】如漢以宦官誅外戚而封列侯唐以藩鎮平亂而進爵爲王之類失此義矣

【高氏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爲此會而諸侯不至

但合諸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有霸者作如齊桓公盟首止以定王世子鄭晉文公誅叔帶以逆襄王豈不美哉桓文不作猛朝相競王室世臣不能明先王一定之制順非而廢適使頃公而爲桓文果孚是乎是以聖人傷王室之亂而又於此著諸侯之無霸也〔汪氏曰〕晉頃承世霸之業昏庸怠惰畧弗克振在位四年謹能兩合大夫而黃父之謀納王既不躬帥三軍以造于京師又待來年遣大夫將兵侯王室之將定而竊其功至于扈之役欲納昭公于曾而蔽於權臣反却宋衛之請蓋是時晉之政權全在六卿頃若贅旒而已尚奚責哉

有鸜鵒來巢

鸜其具反又作鴝〔公〕作鸛音權鵒音欲

〔左傳〕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傳曰鸜鵒不踰濟〔周禮〕考工記注不踰濟無妨中國有濟水東北會于于汶書禹貢蔡氏傳濟水出絳州垣由縣王屋山東南汶此汶也濟水東北至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至青州博興縣入海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顏師古曰〕公羊云夷狄禽今之鸜鵒中國皆有但不踰濟水耳故左氏以爲魯所常無異而書之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劉向曰〕象季氏將逐昭公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何氏曰〕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下而巢居於上季氏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爲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汪氏曰〕劉歆云羽虫之孽其色黑乃視不明聽不聰之罰蓋人反德爲亂物反常爲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反應甚微而著高宗有雊雉之異謀於忠賢脩德

正事能禳其災宋有雀生鸇康王用兵暴虐射天笞地尋至殞滅今昭公昏庸視天戒而不知省奔于陽州尚誰懟哉〔張氏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爲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覇不競吳越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歛衽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秋書再雩旱甚也〔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穀梁傳〕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杜氏曰〕季辛下旬之辛言又重上事啖氏曰〕季辛不言大承上可知

左氏以再雩爲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三年四年大雨雹十九年二十三年地震旱乾爲虐相繼而起三年六年八年十六年二十四年及此年七書雩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脩德信用忠賢異災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肜音融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己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劉歆曰〕野鳥自外來登於宗廟器是繼嗣將易也高宗恐駭謀於忠賢修德正事能禳其妖致百年之壽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脩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爲後世鑒〔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一歲而二烝一月而再雩皆瀆祀也〔炎氏曰〕公羊云

聚徒以攻季氏按雩但禮官與女巫而已何足以攻季氏乎【劉氏曰】若七月聚衆則何至九月公乃出奔乎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己亥穀作乙亥孫音遜陽公作楊

【左傳】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公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鷄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徵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爲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君淺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君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于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不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爲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嚴奕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駭奕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水而踞遂遂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爲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
內出奔稱孫隱也【家氏曰】季氏逐君而以自孫自次爲文者譏公有以自取也
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杜氏曰】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竟【陳氏曰】公
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如往也昭公欲伐
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公不從意
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
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
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
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
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杜氏曰】辭先君
且謀所奔遂行以君伐臣曷爲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

亡庚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
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蕪有其二
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師師取
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
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憖奔魯之群臣亦無敢忠
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
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程子曰】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
非有損也唯其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
宣脩德用賢以道馴致爲之不暴也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程子曰】膏澤不
下及是其德施未能光大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

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群小謀之其及也宜矣〔東萊呂氏曰〕使叔孫昭子而在則昭公必不至孫也〔汪氏曰〕秦之趙高專政權者三世發置其君在其掌握而子嬰庸弱尚能討之而夷其三族昭公君千乘之國二十有五年討一季氏不克而出奔者何哉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也以叔孫舍子家駒之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illegible]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子皆以爲不可而遷信群小之言以圖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莫有鬬心則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奮然怒螳蜋之臂以當車轍其不爲曹也之刃出於背者幸而免爾使昭公果能修德用賢俟其信孚於人而援之者衆然後審謀治兵一舉而戮巨姦其誰曰不濟苟恬然不爲而終於亡亦何足取哉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音彥

〔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于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公羊傳〕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巳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

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陥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国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盖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国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用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曒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鞌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穀梁傳]弔失国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孫氏曰]野井齊地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趙氏曰]弔生曰唁[詩]歸唁衛侯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高氏曰]凡唁皆造比所居其司于野井者齊侯將唁公公自陽州逆之盖爲恭也以遇禮相見[杜氏曰]遇者草次之禮若道路偶相避近齊景以昭公失國故簡其禮不以會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慼容而不顧見左傳十一年娶孟子爲夫人而不命[禮記]雜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主娶同姓不敢告天子政令在家而不能用而屑屑爲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脩也又豈所以爲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杜氏曰]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欵以給公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

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孫氏曰唁慰安之辭齊大國也不能討意如于魯國徒能唁昭公于野井此齊侯之惡亦可見矣石氏曰觀齊侯致餒饔之禮與昭公喪人之稱則其爲禮不誠其辭不哀可見矣任氏曰公孫于齊求齊之援也次于陽州俟齊之命也齊侯唁公于野井以唁爲名拒公之適已也昭公微弱季氏盛強迫脅而出欲求救拯以齊大國之力伐季氏至易也爲君而伐臣至順也行至易以成至順速若癸禮借乎齊景不知爲此野井之唁豈弗失国之禮乎拒公而已家氏曰書齊侯唁若再非與其能唁也譏其無救災恤患之實也徒行虛禮而誠不在焉廬陵李氏曰經書唁者三皆所以罪齊晉忘大義而崇微禮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傳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

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家氏曰繼公孫而書舍卒言舍之爲公死也王氏曰春秋賢臣憂國而祈死者二晉范文子以厲公無道憂國難之將作魯叔孫舍以昭公失國憤意如之見欺皆愛君憂國之至因禱以自裁也是時昭公在外特書日以卒之所以錄君臣之恩表其鄭爲後世勸汪氏曰舍子不敢嗣爲大夫是爲叔孫成子廬陵李氏曰劉氏曰嫌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昭公在外嫌可以無死此春秋所由不以死褒嫌也嫌之死雖不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于其至自晉而褒之傳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之謂也胡氏主此說夫昭公之禍原於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既歸倚正譏疾之罪而誅之亦喪足以翦季氏之羽翼而徐爲之圖今乃付之無可奈何之命不及齊俞遠矣此意林所爲不蒲也然祈死之諡本不可信此年春昭子在宋與元公對語而泣樂祁巳知其寃鬼去矣何待於祈哉

【附録】【左傳】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穀梁傳】邡公也【莊氏曰】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

按左氏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甥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爲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劉氏曰】諸侯有方伯連帥分災救患扶傾濟弱誅叛討亂王政之所急仁義之本也諸侯卒其竟內猶大夫之卒其家未有言其地者而佐卒獨見以其有親附鄰國憂諸侯之心也【家氏曰】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省而宋元特爲此行將以其前日逐華向者而討魯之強家非能視天下之惡猶己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于行錄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穀梁傳】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

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爲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絶而季氏逐君爲不臣〔汪氏曰〕經書諸侯失國出奔皆不言次獨昭公之孫特言次于陽州是昭公雖爲季氏所逐而未見絶於國人故次止於齊魯之竟而謀獲國也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絶於魯而逐於季氏爲不君〔汪氏曰〕晉平公使魏舒逆衞獻公使衞與之夷儀則書衞侯入于夷儀不言晉取夷儀也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亦不言齊取陽也今書齊侯取鄆于公至自齊居于鄆之上則是國內之人皆叛無有愛念之者非假鄰國之力以取邑則鄆人不受命而無所於居矣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逾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爲亂臣各逾其職而不守矣其爲後世戒深切著明矣〔呂氏曰〕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怨遠畧可知也〔陳氏曰〕外取邑不書雖取諸我不書取鄆以居公則何以書病齊侯也齊侯將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遂不果鄟陵之盟合諸侯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是故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家氏曰〕是時晉政已衰霸權未有所屬齊景有志修桓公之業當請命天王號召與國納昭公于魯戮意如以示天下而霸政舉矣乃以取鄆爲首務姑塞已責勇於義者不爾或謂嘉其取鄆故爵之此目其人以貶之爾奚其爵〔汪氏曰〕不書齊侯伐圖以討逐君之臣但志取鄆與外取田邑同文而不異其辭則齊景仗義之功未矣〔廬陵李氏曰〕胡氏之說本程氏呂氏以爲譏齊侯之忽遠路者亦得之謝氏曰言之矣而不能爲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爲之復國齊侯之罪也然書齊侯則異乎洛西讙闡之取書人矣故意林以爲齊侯有修伯討不登數人之意

【附録】【左傳】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二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討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及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楚子使遂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子太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士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二終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三

昭公五

【乙酉】敬王四年 **二十有六年** 【晉】頃十【齊】景三十二【衛】靈十九【蔡】昭三【鄭】定十四【曹】悼八【陳】惠十四【杞】悼二【宋】景公欒元年【秦】哀二十一【楚】平十三卒【吳】僚十一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左傳】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汪氏曰】昭公在外而魯於宋晉鄭曹滕薛皆遣使會葬不廢喪紀則意如之專魯與君無異矣

【附録】【左傳】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穀梁傳〕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范氏曰〕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録是崇君之道〔杜氏曰〕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王氏曰〕公自野井来居于鄆祊未及齊國都而曰至自齊者野井齊地故也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王氏曰〕居循處也處己所有之地也衛侯出居于襄牛楚子入居于申皆在國也此已失國而書居猶之如未失國然若曰魯地非意如之所得有也鄭伯突失國而取櫟以居之衛侯衎失國而取夷儀以居之皆書曰入此不言入而言居者內辭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使若適他國而返居于是也

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禮記〕坊記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禮記〕〔祭義〕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汪氏曰〕凡據土背君曰叛如衛孫林父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之類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啖氏曰〕王者至尊雖在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皆言循居其地但不得其所耳〔劉氏曰〕有天下者固家天下有二國者固家一國上雖失之下莫敢有也天子棄天下而不守諸侯失其國而不保是以天子有曰出居于鄭諸侯有曰居于鄆〔高郵孫氏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家氏曰〕居于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號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境故書居乾侯晉

地故書在〔臨川吳氏〕曰居雖非所宜居然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蜀杜氏〕曰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天王居于狄泉志天王之失政而尹氏專之也書公次于陽州居于鄆公圍成志魯君失政而季氏專之也

夏公圍成

〔左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襄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須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制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穀梁傳〕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于為反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

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群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馬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仕居反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雪律反於邪說爲義不終故微之也〔王氏箋義曰〕齊侯謀納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公及齊侯圍成善伐叛也反惑幸臣之說使公子鉏帥師圍成公失國之君無師衆亦當書曰公以齊師圍成今直書曰公圍成惡齊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脩方伯連帥所類反之職其罪咸具矣〔霁堂胡氏曰〕書公圍成猶言成非昭公所有矣〔孫氏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內皆叛也〔陳氏曰〕齊侯將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止鄆陵之盟將以合諸侯云爾而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故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入〔汪氏曰〕書取鄆圍成以見意如據有魯國之土齊制魯國之民而使昭公不得入國也取鄆不書公而圍成不言取又以見昭公無德於國無恩於民而魯人皆不附也既不書公以齊師圍成又不言公及齊師圍成圍成不服而昭公終居于鄆則齊景救患之功不足乎揚而昭公之主齊失所因矣春秋凡公出在境內而返不書至定公在國而致圍成者所以著公之危弱攻私邑如敵國也始公已去國而不致圍成者所以存公如公之在國也然昭公既孫自他國而返必書至唯自圍成而復居于鄆則不言至亦以示內外之別也或謂昭公當討意如不當急近利而圍孟氏之成夫當是時舉魯國之民皆聽順於季氏成近於齊故能圍之猶不能取況能入竟而討季氏邪〔盧陵李氏曰〕經書公圍成二昭公圍成見季氏之強也定公圍成見家臣之強也昭公圍成不能得夫人心也定公圍成不能侯夫聖化也〇〔劉氏曰〕穀梁云言圍大公也非也公失國而圍成此小之甚者不可謂大

附録

〔左傳〕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尹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鄟音專又市轉反

〔左傳〕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孫氏曰〕盟于鄟陵謀納公而不能也〔高氏曰〕公失國而會諸侯者求入也求入不主晉而主齊故齊侯矯爲此盟以莒邾杞皆魯之與國也〔王氏曰〕齊盟諸侯于鄟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亦謀納公也而公終薨于乾侯蓋是時諸侯之權不足以制大夫而梁丘據士鞅之奸與季氏表裏故也〔陳氏曰〕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也十六年齊徐郯莒嘗盟於蒲隧十九年宋邾郳徐嘗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久矣於是始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王盟而後齊專盟矣〔廬陵李氏曰〕鄟陵之盟乃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爲糾合之謀此于鹹于沙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復北杏之業何難哉旣而卒不能納公則叛伯而已矣故陳氏得之春秋無貶詞亦望之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傳〕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汪氏曰〕君行而返返必告廟告廟則書至召誥稱王朝步自周至于豐豐去鎬京二十五里而文武廟在焉故告于文武也昭公之居鄆則非宗廟之所在矣而昭公會鄆陵如齊如乾侯無不書至若公之在國春秋天義所以存君而廟臣子忠義之心銷亂賊悖逆之惡也雖然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鄆而返亦或告于祖禰矣顧季氏強悖專有曾國當時史官阿附必不書公至吾聖人以所見之世而特志也耳五書至必繫以居于鄆不言居鄆則疑於復國

〔附錄〕〔左傳〕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午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

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兹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也

左氏曰晉知音智躒音歷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般音班戍周而還音旋

李氏瑩曰晉人納王之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晉為同姓大國爵為侯伯主盟於時不能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踰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若以納王之功而善之則藏姦觀釁不忠不臣者勝矣

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魚列反弱其世適音適之罪著矣

安定胡氏曰因狄泉故稱入孫氏曰子朝之亂甚矣悼王既死敬王即位于外四年始反正于宗廟不言歸而言入者言歸嫌與即位于内者同故變文言入以著即位于外也陳氏曰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東萊呂氏曰漢河南縣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臨川吳氏曰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為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為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而居左氏叙事以王入成周在子朝之後合依經正之汪氏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為東周萇弘謂敬王為東王子朝為西王也然左傳記王入于莊宮杜氏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蓋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天子之都

必稱之曰京師故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郟而叔孫豹賀城書曰如京師三十二年城成周晉人執宋仲幾亦曰執之于京師京師衆大之統會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也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周皆不稱京師而以地名書之著其褒弱不能自振與列國之諸侯無以異耳其不稱京師者見天王之失尊也其稱京師者示天下之當尊也○劉氏曰公羊云其言入何不嫌也何休云不嫌爲篡然則於王猛何以惜此義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illegible]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顛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須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須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諂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

辭以行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穀梁傳〕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遠矣非也奔直奔也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爲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烏故反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斷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爲是踈薄子猛將斷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爲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音嫡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音復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爲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何氏曰〕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毛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首惡後治其黨〔陳氏曰〕尹氏獨欲立子朝矣兼言召伯毛伯者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爲之也然則曷爲不以二子首惡以二子首惡則有奉子朝者矣皆卿士也單劉奉猛毛召奉朝將又莫知其諱宜立也是故終始乎尹氏以二卿序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王氏箋義曰〕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夷狄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黨助故書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以者不以者也言于朝之罪由三子所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大夫子之能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汪氏曰〕尹氏世卿秉政擅權書立朝書以朝奔楚著始終黨惡而不悛也奔不言出者墓賊逃竄以追天討無所出也故比於國臧之君與在竟外之臣但書奔爾書曰奔楚則楚受墓賊之罪亦見矣○〔劉氏曰〕左傳云召伯盈逐王子朝杜云召伯當言召氏經誤非也召伯既逐子朝而歸敬王矣又何爲以子朝奔乎若云召氏則

又不與經合且召伯既自歸周則其族亦必隨之何故猶奉子朝爲亂乎且召伯尊也召族畢也今召伯不奔召族以自出法不當書於經而叙毛伯之上也又不得以尹氏爲比尹氏所以書者以有尹固也固尊自得書爾召族無盈則卑何以得書乎

【附錄】【左傳】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〇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爽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稷工賈不變士不濫宮不慆大夫不妝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丙戌】敬王五年

二十有七年

(晉)頃十一(齊)景三十三(衛)靈二十(蔡)昭四(鄭)定十五(曹)悼九卒(陳)惠十五(杞)悼三(宋)景二(秦)哀二十二(吳)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弑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穀梁傳】公在外也

〔高氏曰〕書公至自齊居于鄆者三至自會居于鄆者一至自乾侯居于鄆者一書至書居我君故也君播越于外不得其所而魯國臣子之義可絶乎春秋之作明君臣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展兩反〉諸樊次餘祭〈側界反〉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爲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去声〉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音邵〉之所以安商周〔汪氏曰〕伊尹相太甲召公立康王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

〔三國志〕諸葛亮傳先主病篤召亮曰君才十倍曹丕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閹寺**如字又音侍**而當國大臣不預焉**〔汪氏曰〕如齊豎刁易牙立武孟秦趙高立胡亥漢中常侍立順帝唐宦官立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君之類**則將焉**於虔反**用彼相**息亮反**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弒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問公子光輩曰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季子當如何〔茅堂胡氏曰〕光當立罪在僚故猶稱國以弒季子自叟其力有不能辨者故歸縶其身而已矣使札有周公之才之美必討弒君之賊正僭竊之名奉周正朔以治吳國爲萬邦之憲矣〔劉氏曰〕僚廢讓而毀義篡也國人莫說故謂之衆弒其君〔陳氏曰〕僚越光而代札是自禍也故賊不書主名〔臨川吳氏曰〕國之大臣及臣民皆欲弒僚而還國於光也故稱國弒〔汪氏曰〕光者諸樊之家嗣壽夢之嫡孫也壽夢父子諸樊兄弟欲致國季札而不可則當立光以爲君吳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故僚之弒不以光首惡而歸罪於吳國之大臣也史記以僚爲夷眜之子而公羊以僚爲札之庶兄公羊傳及史記皆以光爲諸樊子而世本以光爲夷眜之子竊詳事勢史記爲是

楚昭**殺其大夫郤宛**郤〔公穀〕作卻宛於阮反又於元反

〔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以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

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劉氏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而郤宛得罪則有以取之若辟嫌不審也辟嫌不審罪也詩云哆兮[illegible]兮成是南箕〔張氏曰〕侍國人之悅已而無見幾知人之明以立於無道之朝至於見殺宜矣

○秋晉頃士鞅宋景樂祁犂衛靈北宮喜曹悼人邾莊人滕悼人會于扈

〔左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按左氏扈之會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于偽反）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

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戌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襄陵許氏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無賂辭者以令戌周故也霸圖不競荀有一善則爲之匿諸慝而存之此春秋所以扶衰亂也〔家氏曰〕齊景爲鄟陵之盟而梁丘據入季氏之錦晉頃爲扈之曹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懵然無知爲魯之休戚無閔於己躬知冂常韜禍於齊六卿伏憂於晉厝火積薪而不悟使二君能爲魯討賊亦足以警寇盜之膽也〔汪氏曰〕文十五年之盟扈謀討齊商人弑舍之罪晉靈受其賂而弗克討此年之會扈本非謀討意如但謀納昭公耳士鞅受意如之賄而弗克納然皆廢天討矣春秋序于扈之大夫而無貶辭蓋以藉秦致諸侯之戌于周而能踐戌周之言故也抑亦聖人於所見之世直書見義主人

習其讀而問其傳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莊快來奔

〔公羊傳〕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范氏曰〕自此已前邾畀我庶其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之人俱以魯爲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爲過之甚故悉書之以示譏也〔徐邈曰〕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畧其氏〔高氏曰〕快亦三叛人之黨魯爲逋逃淵藪而受之魯之疆臣逐君而邾快來奔從其類也〔家氏曰〕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兇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爲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邾之賊者不足錄也春秋所以錄之而無所遺誅季氏之無君也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復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悍之心亦何所不至春秋詳書之非誅叛人實譏季氏也

附録【左傳】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旣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呉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呉新有若疆場日駭楚國君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公如齊

【左傳】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杜氏曰】禮君宴大夫使宰爲獻主比公於大夫也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魯公子愁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媟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高氏曰】公以齊之卑我也遂歸而明年如晉據范獻子之言曰季氏有齊楚之援然則齊圍助季氏安肯納公【汪氏曰】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敗于且知春秋不書皆所以存公也上之于下有征而無戰而況敗乎以君而伐臣已褻其威而況見伐於其臣乎陽虎逆倚不足責仲孫何忌嘗學於聖人者也何乃昧於君臣之大義亦至于此極乎噫可歎也

附録【左傳】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丁亥　敬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

晉頃十二　齊景三十四　衛靈二十一　蔡昭

五〔鄭〕定十六卒〔曹〕聲公野元年〔陳〕惠十六〔杞〕悼四〔宋〕景三〔秦〕哀二十三〔楚〕昭二〔吳〕闔廬元
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穀梁傳〕公在外也〔杜氏曰〕乾侯晉竟內邑〔孫氏曰〕公一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敢如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如此〔任氏曰〕齊晉大國也皆與季氏不恤昭公中國主盟所以在喪秋乎或問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公如晉次于乾侯禮宜止于遠境乎昭公自不欲進乎抑齊晉之昔血之而不使之前乎筆之之意安在〔茅堂胡氏曰〕次者止而有待之意于陽州者不得入于齊也于乾侯皆不得見于晉也人君失國出奔而群書其所在見臣子不可頃刻忘君父必欲知其所居之安與否也而進退去就之是非亦自見矣季氏逐君不待貶而自見聖人至此全罪昭公之不君也〔王氏曰〕昭公之春秋五書如晉至河乃復傷其見拒於晉不得入而徒返也兩書加晉次于乾侯傷其既不得於晉亦不得返其國也書至書復外雖見辱而內猶不失其國也書次則止於是而已矣無可復之道矣次于陽州猶曰齊魯之竟也次于乾侯進退維谷則羈旅之人耳書次于乾侯而後書在乾侯是僅存眡息而已矣聖人汲汲於存公而屢書不一書然昭公之跡愈遠愈微而愈不能自振亦可見矣公之在齊酒有齊侯取鄆圍成之事晉頃拒而弗受畧無兄弟孔懷同惡相恤之義豈不重可冀哉○〔劉氏曰〕左傳記晉人云魯不告于晉去年謀納公是魯告晉矣豈得誣其不告哉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寧公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附錄〔左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罪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有大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寧公作甯

附錄〔左傳〕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盂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惟善所在親疎一也詩曰唯此文王

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偏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墜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葬滕悼公

〔高氏曰〕公不在國九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也〔王氏曰〕諸侯之葬魯往會之則書昭公在外季氏使人會諸侯之葬以結外援也

【附録】〔左傳〕冬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戌謂閻沒女寛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戊子〕敬王七年

二十有九年〔晉〕頃十三〔齊〕景三十五〔衛〕靈二十二〔蔡〕昭六〔鄭〕獻公蠆元年〔曹〕聲一〔陳〕惠十七〔杞〕悼五〔宋〕景四〔秦〕哀二十四〔楚〕昭三〔吳〕闔廬二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氏曰〕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何氏曰〕不致以晉者未至晉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杜氏曰〕張高偃子唁公至晉不見受〔何氏曰〕言來者居鄆從國內辭

遣使疏吏反來唁〔襄陵許氏曰〕荀躒唁公也高張不地以公居鄆猶以魯志也故稱來焉〔高氏曰〕唁于野井齊地也唁于乾侯晉地也今在鄆乃魯也故但書來而已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所類反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儀禮〕聘禮大夫聘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脯醢遣使來唁而稱主君〔杜氏曰〕比公於大夫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爲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會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家氏曰〕唁虛禮也〔茅堂胡氏曰〕歸唁衛侯婦人之事也齊晉大國亦止唁公而不能討意如之罪春秋書唁譏之也〔汪氏曰〕衛

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衛侯春秋不書以是為不足書也而昭公之孫齊侯野井之唁高張之唁晉荀躒之言莫不悉書所以譏齊晉之徒能言公而不能納公也齊侯始親言且猶有恤患之意今使高張來而弔其至晉不見受且比公於大夫適以駈公而巳奚益哉

〔附録〕〔左傳〕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襄陵許氏曰〕書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高氏曰〕齊侯比公于大夫故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俱未有如公之甚者〔汪氏曰〕竊疑意如剛忍兇孛必無歸馬之事昭公居鄆四年始適乾侯鄆猶未潰而左氏云每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謬乎脫有是事亦鄭莊射王中肩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之類耳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又云昭公黜公子務人而以公衍為太子是昭公在外無宗廟朝廷何暇昜太子乎

〇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詣五計反

〔穀梁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高氏曰〕叔詣欲納公而卒

〇秋七月

附録

〔左傳〕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欝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亖之姤亖曰潜龍勿用其同人亖曰見龍在田其大有亖曰飛龍在天其夬亖曰亢龍有悔其坤亖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剝亖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十月鄆潰

〔公羊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為郛之君存焉爾〔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民逃其上曰潰〔汪氏曰〕上失民也〔孫氏曰〕季氏專魯民不輔公故鄆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知陵反〕至於潰散豈

非昬迷不返自納於莒音古擭胡化反陷穽才性反之中
其從才用反者又皆艾魚列反與刈同殺其民視如上芥其
下不堪所以潰歟〔范氏曰〕公既出奔不能改德脩行居鄆小邑復使潰散德之不
建如此之甚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愓然恐懼
蘄改過以補前行下孟反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
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茅堂胡氏曰〕鄆本魯邑書齊人取鄆而居昭公
言鄆非魯地也又書鄆潰則民之不與昭公可知
皆稱罪昭公之意〔高氏曰〕昭公居於國而國人逐
之出居於鄆而鄆潰見魯民皆叛但知畏季氏也
〔汪氏曰〕或謂意如間公如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
夫苟昭公之德澤足以固結其民而民心不忘昭
公則雖誘之使叛其民亦必深思遠念而不忍叛
去也燕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破齊與楚淖齒共
殺齊湣王分其地未期年而王孫賈一呼齊人皆
袒右攻賊以季氏之疆孰與六國而魯人之思昭
公不若齊人之思念其君何也豈非昭公失民既
久而若是耶然則鄆民之見誘於季氏實以
耳濡目染之有素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附録〕〔左傳〕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
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
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
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
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
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
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
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
晉國之乱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
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
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
趙氏趙孟與焉然不
得已若德可以免

〔己丑〕敬王八年 三十年 晉頃十四卒 齊景三十六 衛靈二十三 蔡昭七 鄭獻
一 曹聲三 陳惠十八 杞悼六 宋景
五 秦哀二十五 楚昭四 吳闔廬三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何氏曰〉閔公鄆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陸氏曰〉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地不得書居故每歲首皆書所在〈劉氏曰〉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為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為於此乎存公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以無公向曰居今曰在向也魯而今也晉一民莫得使焉尺地莫得有焉今故曰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以為吾君也〈薛氏曰〉鄆潰而遂不反故書公在乾侯鄆之書居乾侯書在內外之別也

〈王氏曰〉天子所在稱居王者以天下為家示無外也故襄王奔鄭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其國稱居寄他國稱在示有尊也故昭公於鄆稱居於乾侯稱在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常山劉氏曰〉君失其居在乾侯而不得歸故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父罪臣子譏諸侯之意皆可具見也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扶又反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范氏祖禹曰〉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史列武后于本紀欲不沒其實以著其惡竊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安得而間之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盧陵李氏曰〉經書公在楚一公在乾侯三皆於正月以存公

也○〔劉氏曰〕左傳云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非也向者公雖去國然猶居鄆古人所謂君在竟內則猶君也是以不歲首書鄆耳去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但謂暫時次止之名猶以鄆為居自然不得書公在乾侯也今鄆又潰散公無所入羈旅他國國非其有故書公在以繫一國之事是聖人至意深淺各有所出豈但徵過哉公雖有過不若季氏之悖也其寧縱釋季氏專攻公身而已〔汪氏曰〕杜氏云釋不朝正于廟夫魯之諸君不朝正者多矣惟襄公之留于楚昭公之次乾侯則書公所在者蓋襄公為季宿擅其國而不得入昭公為意如所逐越在他竟故特志所在以繫臣民之望也或謂春秋不與季氏以頒朔夫昭公自二十五年奔竄在外不朝正頒朔于今五年意如攝祭專國之罪不書而自見矣何獨至是始書哉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八月葬晉頃公 頃音傾

〔左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閒共其職貢與其偹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歎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汪氏曰〕是時公在晉地不弔其喪不送其葬者晉不受公公亦淹恤在外不能備其禮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羽〔公〕作禹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

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沇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陝氏曰]徐子名者初已服吳吳子唁而送之非能自奔也[常山劉氏曰]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温君奔皆不名者強暴加於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絕也訴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國可復豈可遽絕之哉章羽既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興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其絕也[陳氏曰]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也其名徐子臣吳而後奔也滅國有三辭以歸臣之之辭也以奔猶弗臣之之辭也不言歸若奔死之之辭也是故奔者不必名以歸而後名之徐子不名則疑於譚子弦子温子矣

[附録][左傳]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二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庚寅]敬王九年

三十有一年

(晉)定公午元年(齊)景三十七(衛)靈二十四(蔡)昭八(鄭)獻三(曹)聲四(陳)惠十九(杞)悼七(宋)景六(秦)哀二十六(楚)昭五(吳)闔廬四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言不能內外也[杜氏曰]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力狄反

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君召季孫而不来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来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故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杜氏曰適歷晉地

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君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絶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絶而罪惡見音現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陳氏曰季氏出其君而納邾快黑肱卒大夫會葬晉宋滕薛晏然如二君矣君在外雖卿有事不書必有諸侯之事而後書故文公在晉敖會垂朧襄公在晉宿會邢丘皆循令也昭公在乾侯意如會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爲此會昭公所以死于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之也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侯皆罪晉之辭

也

永嘉呂氏曰 昭公在外託於齊晉而皆不果納未嘗不嘆世道之薄而亂賊之無所懼也夫以臣逐君意如之罪易見也昭公奔愬二國其情亦可矜也苟有人心者孰不憤意如而感昭公而況齊晉乎齊大國也鄟陵之會四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何不可之有而所以不克納公者則以梁丘據之受賂也晉盟主也扈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尤易為力而所以不克納者以士鞅之取貨也自其爲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其爲義者不勇矣此齊晉納公之謀所以姑為之名而卒之無功歟抑不但其貨利之行而已也觀晉侯欲以師納公而士鞅使人私於意如則其互為唇齒久矣當是特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猶昭公也其肯并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

汪氏曰 意如之練冠麻衣跣行卑辭伏罪皆外飾詐為以君晉晉定既惑於范鞅之巧言而知躒亦墮其計而不悟非惟奉命與之好會又導之撅逆而不恤魯君有汲汲求哀之請不亦甚乎千載而下說春秋者如何休杜預猶謂意如負捶謝過以示憂感則其姦譎之志不惟可以欺當年而且可以欺後世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左傳 同盟故書

○晉侯使荀躒唁公於乾侯

左傳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無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公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穀梁傳 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陸氏曰 在晉地故不言來

吳氏曰 齊侯唁公于野井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言大國盟主皆不能討亂無助順向正之意也

高氏曰 荀躒既會季孫于適歷復以晉侯之命唁公于乾侯盖季

孫有不納公之言故荀躒唁公之不得入必使荀躒然從意如之意得通乎君矣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陰交其臣陽唁其君空言無實卒使六卿之疆遂分晉國而有之則晉侯亦魯侯而已

○秋葬薛獻公

[附録]左傳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作弓

[左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陰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柰何當邾婁顔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顔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奏公寢而弑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趁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為之誅顔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顔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顔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顔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顔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

焉夏父曰以来人未足而肝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
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
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
五分之然後受之公亳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
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顔之
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
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
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
叔術者賢大夫也絶之則為叔術不欲絶不絶則世
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穀梁
傳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
非天子所封也来奔内不言叛也杜氏曰黑肱邾大
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襄陵許氏曰邾快
黑肱相繼来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劉氏曰公羊
云通濫非也以叔術為賢賢既不足又懸隔数十世
之外而通叛君之黑肱使當有國誰能信之乎唐陳
氏曰不曰邾史闕文二傳不言其闕互相穿鑿汪氏
曰二傳皆云邾黑肱而公穀經文不係邾者闕文耳
有習於公穀而不得其義者或以為通濫為國或以
為別乎邾皆妄説也齊楚大國且未嘗分其地以封
予弟况蕞爾之邾乎苟別於邾而自為國又何為挾
地以歸他國乎惟左氏所引經文則曰邾黑肱故[illegible]

趙纂例從之亦加邾字今左傳所附之經則杜預別
以經文換入而亦闕邾字如襄十七年齊高厚圍坊
左傳經文獨闕齊字不可以為非齊之高厚也或者
又謂濫乃天下之地而黑肱乃天子之命吏此尤穿
鑿之臆説夫王吏守士則得自專其地矣為之於
諸侯邪豈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而天子守土吏
僅一見也左傳又何以皆稍濫為邾地邪盧陵李氏
曰此條大側本只與庶其年夷書去同左氏得之但
左氏於齊豹書盗之説先儒多不取巳見衛禁下注
獨黑肱不繫邾杜氏謂闕文亦是公羊通濫之事出
於傳聞不可信劉敝極非之是矣然穀梁亦曰別乎
邾也止曰邾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國陳氏亦曰
不係之邾濫嘗自別於邾也
二家又本公羊蓋未可据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
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
吴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
庚午之日日始有
謫火勝金故弗克

〔辛卯〕敬王十年

三十有二年

〔晉〕定二〔齊〕景三十八〔衛〕靈二十五〔蔡〕昭九〔鄭〕獻四〔曹〕聲五〔陳〕惠二十〔杞〕悼六〔宋〕景七〔秦〕哀二十七〔楚〕昭六〔吳〕闔廬五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薛氏曰〕公居乾侯而大夫出會城成周晉侯之令固行於魯也公之不入晉之罪也○〔劉氏曰〕左傳之說非也以三十年始居乾侯春秋歲歲書之傳亦歲歲為說說之盡異此不知春秋之本意也設公令歲未死明年正月亦書之復以何事為辭乎

取闞

〔公羊傳〕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杜氏曰〕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公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張氏曰〕昭公之難叔孫如闞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蜀杜氏曰〕志公在外而得邑於季氏雖復得之如取諸外也〔臨川吳氏曰〕昭公為魯國之君四封之內皆其土地今公為季氏所逐而書取鄆取闞以見季氏據國公無尺上矣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爾〔家氏曰〕闞者魯羣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墳墓所在特以取書著賊臣據國據君之罪憂書特書致討於季氏也〔杜氏曰〕公羊云不繫邾婁諱亟也凡春秋書取地而不繫國公羊皆以為鄆邑而諱亟抑何謬邪〔廬陵李氏曰〕〔謝氏曰〕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闞者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書取闞著其徵弱也闞魯徵邑比說疑得之公羊以為邾邑者非

○夏吳伐越

〔左傳〕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薛氏曰〕越自楚屢伐吳一見今年而吳伐之夷狄相攻本不足道見吳越之事始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定韓不信齊景高張宋景仲幾衛靈世叔申鄭獻國參曹聲人莒郊人薛襄人杞悼人小邾人城成周

世叔(穀)作大叔 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屛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與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于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上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杜氏曰)德及遠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汪氏曰)子常城郢沈尹戌曰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卑守在四竟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夫諸侯而城其國都其守已小況天子以四海為家而動天下之衆以築千雉之城不務其遠者大者而僅守至近

之地亦可嘆也故不貶大夫而但曰城成周正其本也會于狄泉尋盟不書諱之也〔茅堂胡氏曰〕諸侯大夫承天子之命而徃城焉無所貶也故大夫不稱人未有可與者故其辭平而不復貶也〔呂氏曰〕周室雖衰諸侯猶勤之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者也

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張氏曰〕此敬王徙都成周自王城而遷故因諸人夫之城而書成周以紀實也〔高郵孫氏曰〕不書京師所以見王室之衰同於列國黍離降為國風之意〔臨川呉氏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来天子世世居之故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晋師納王然後王入于城周子朝棄王城奔楚王畏子朝餘黨尚多故不居王城而晋居成周成周乃昭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圯惡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晋率諸侯城成周之後始罷諸侯之戍〔陳氏曰〕諸侯有事於京師如隱六年歸粟宣十五年成二年十六年獻捷皆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戍之亦不書襄二十四年城之猶不書也以是為常事也書城戚周王使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薛氏曰〕成周京師之所在也王之所都曰京師其地曰成周諸侯謂之王室其實皆京師也事之大者莫若城京師而諸侯不至大夫于役可見天王之失政諸侯之不臣而大夫之專恣也〔陸氏曰〕公為旅人何忌不能從季氏逐君何忌不能去罪大矣雖受晋命而城成周亦無補於過也此實覩文知罪不待貶絶而惡見者也〔盧陵李氏曰〕晋自城虎牢以来有城杞城成周書法雖若無異然城杞之下書士鞅来聘杞子来盟則私親之意已著今書城成周於天王入成周之下則雖非盛時之美事終是情出於公亦衰世之幸也胡氏但傷成周之等於列國而未嘗訊列國之城成周蓋與公朝于王所意同得之矣若薛氏陳氏重貶諸大夫則已甚之責也惟謝氏曰諸侯不勤王事文矣當王室危弱之時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也書城成周善之也可從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傳〕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

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甍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馬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対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躰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有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馬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杜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甍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爲祭（側界反）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苦旦反）爲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通回反）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扶又反）得也魯自季友受費（音秘）以爲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季也〔汪氏曰〕季信也季氏所信任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録其所因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絶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汪氏曰〕跋扈猶彊梁也爲〔詩疏〕凶横自恣之貌

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孟子〕諸侯危社稷則變置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劉氏曰〕昭公七年於外齊晉不能討意如而納之者豈非諸侯之政柄各授於大夫黨同伐異皆為季氏之所為其君畏偪而不敢歟然意如攝祭而不敢簒亦由周公忠義之澤流入人心循未忘耳〔汪氏曰〕鄭祭仲逐昭公而昭公奔衛則立实衛公子洩公子戕逐惠公而惠公奔齊則立公子黔牟衛孫林父甯殖逐獻公而獻公奔齊則立公孫剽意如逐昭公魯國八年無君意如非惟不敢如田和二晉之簒立亦不敢別立君者良以魯秉周禮理義之在人者深是以猶懼公義之或見討而未敢肆無忌憚也然史墨之言謂魯民忘君而君臣無常位專於責昭公而畧無一語責意如與帥曠之所以論衛獻者無異此可以儆乎人君而非所以告為臣者也率天下之疆臣而爲簒奪之謀者末必非此言啓之且慎器與名此可以責魯之先君而非所以責昭公也或曰桓公甍于齊昭公甍于乾侯皆沒于外或弑或非弑何以辭歟經書公與夫人如齊公甍于齊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則桓公之弑可知書公在乾侯甍于乾侯喪至自乾侯葬我君昭公則非意如弑公可見矣内弑君則不書葬矣〔盧陵李氏曰〕昭公在位二十四年居鄆五年容乾侯三年乃魯国哀隋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感容而父子之親喪要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乖立国立身之本皆無矣李氏之禍維積習於成襄之世然收鄆而不能正納年夷而不能卻大雩大雨雹天戒婁見而不知警舍中軍蒐干紅軍政盡失而不能收卒之得罪於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国同盟亦不得與昭公果何以保其国哉當是時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與三家蓋声勢相倚迭為輔車宜昭公之不入也史墨之言其論魯事則善矣毋乃速三晋為諸侯之勢乎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三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